

心香一瓣



莲 在

吴海燕

潭中皆是泥域。莲曰,我在。

大疫临城。桑老师说,他想出征一线。两天后,我看到了他在医疗一线身穿防护服的照片,眼神中一抹微笑。没有惧怕与畏缩,只有微笑,坦然的,安静的,纯真的。

我被这一抹纯真打动。我看到他在目前城市最危险的地方拈花。他用他的宁静的笑,拈起一朵莲。

桑老师六十岁了,有皱纹的眼角绽放着这抹笑意,却依然是青春绝美的莲,在开着温情的瓣,散着氤氲的香。在荒凉的人间灾情的背景里,在大疫的惊乱时空里,这抹眼神如此坚定,让莲的影映在动荡的池水,天光云影都瞬间清透安然。

是的,潭心不守时,莲在。桑老师的眼神是入世的。

桑老师在抗疫一线拍摄了许多动人画面。他的摄像机也是他的眼睛。他看到苦难,看到悲伤,看到善良,看到美好。他看到众生,也看到自己。他看到平凡,也看到高贵。

他看到无数的莲花。他用他的摄像机记录这静开的莲花。这些世间的莲花在他的图片和视频中淡放着幽静的光芒。那是一种灵魂的光芒。

他看到医护人员的早餐冷了,他们还没有吃;他看到他们的鬓发湿了,他们没时间擦汗;他看到他们病了,只能就地休息;



他看到他们累了,他们还在疲惫地微笑。他们在战斗,他们在坚守,他们在付出,他们在瞬间安宁;在他的镜头中,他们都是人间的莲花,静静地开着,静静地美丽。

只有善良的心才能开出这沉静的莲。桑老师用他的眼睛和他心捕捉着这点点晶莹的珠光,然后珍重地串起,圆润成一轮心灵的慈悲。

这润泽的珠光和他防护服下仅露的眼睛中透出的微笑交融,善了世界,美了人间,感动了我。

也许,我也可以是一朵莲,在一池馨

香中绽放。也许,每个人都可以是一朵莲,在人性的天池绽放。

于是,天地大美,日月同辉。

桑秋华老师从苦难中走来。他的身世、他的童年、他的母亲、他半生的艰辛。他在这生存的泥潭中挣扎着,崛起着,升华着,向着莲花之境。他知道一朵生长在淤泥水中的花,也可以开向极美。

就像拍摄他的牡丹,他采撷着自然的极美,并赋之以艺术的光华。他拍摄民生的图景也是如此,他在采撷人性的极美,并布之以良善的清辉。这光华这良善都在他

的眼睛里。他明白世间苦难几多,他想用莲花般的镜头慰藉世道人心。他苦过痛过,他想用一朵艺术的花安抚生命之悲。

桑老师的善良,在镜头和艺术之外。

他看到志愿者没有来得及吃饭且因时间紧不准备再吃,他默默到外面买了饭给他们吃。他注意到宾馆食堂的师傅要起得很早为医护人员准备早餐。他看到热心人在自己家外面为医护人员放置的供他们临时休息的小板凳。他看到为了让出床位给医护人员,宾馆的工作人员在拥挤的操作间里打地铺睡。他自己因来不及吃早饭而在防护服下几近虚脱。

他安静地做着点点滴滴的事情。因为悲悯,世上生灵孤独而脆弱,需要人心的悲悯支撑苍生苦旅。桑老师自幼饮苦含酸,他将怜惜深种心底,这对岁月人生的悲怜渐渐衍生伸展成苍郁的悲悯。爱我,爱众人,爱苍生,爱天下。他的对人的爱与对他花的爱一脉相生。苦痛需要美去拯救,去开创,去转化,去涅槃。他爱着自然,也爱着人间。就像一朵莲爱着一池水,这是一朵莲的大德大勇,是一朵莲的大悲大善。一朵莲用纯洁执着的爱,呼唤一个幽暗的美致与深情。在生灵绝望悲愁的灵海,总有这样的潭水与莲花在,有这样的呼唤与照映在。

大疫渐散。潭留清美。

莲,还在。

心灵站台

xinlingzhantai

武术之乡美名传扬

马伟亚

我的老家在山东菏泽,不仅是闻名世界的中国牡丹之都,还是美名传扬的武术之乡、好汉之乡。

菏泽是中华民族的武术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武林英雄、武术名家、武坛新秀不计其数,星光闪耀,熠熠生辉。另外,菏泽各地还有数不胜数的武术爱好者,甚至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习武之人,真是令人赞叹菏泽不愧是武术之乡。

水浒一百单八将,七十二人出郓城。从路见不平一声吼的水浒英雄,到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赵登禹将军,他们见义勇为、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传奇故事,至今仍然流传在菏泽的大街小巷,传唱在戏曲歌剧,传颂在报章书籍中。

菏泽的武术门派众多,拳法众多,仅

是拳法就多达上百种。拳法主要有梅花拳、大洪拳、二洪拳、小洪拳、八卦掌、长拳,还有太极拳、少林拳、形意拳、水浒拳等。

千百年来,菏泽的武术是一代代传承,一辈辈发扬。从菏泽城区,到县城,到乡村,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有众多的习武之人。无论男女老少,一般都练过武术、习过拳法或要过棍棒。想当年,在我的小伙伴中,无论年龄大小,谁要是不会个一招半式、三拳两脚,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毫不夸张地说,在菏泽,武林中人对南拳北腿、十八般兵器无一不研习,无不专业,无一不通。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习武氛围中,我从小就习武。因为,我的爷爷、我的大爷、我

的父亲、我的叔叔,甚至我的婶婶,他们都是习武之人。

在长辈、同辈,甚至晚辈的影响之下,我们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习武练武一直是蔚然成风。当然,我们周围的村子、十里之外的镇上也是如此。

我小时候最常见的是,老少爷们们在农闲时间或者农活之余,三三两两的人练习拳脚,过过招式,切磋切磋武术技巧。

我曾经练的第一套拳法是长拳,虽然我现在已过不惑之年,但是我还能把这一套拳法完完整整地打出,而且丝毫不差。

说起来,这套长拳还是我二大爷教给我的,由于我从小又笨又拙,为了练好这套拳,我没少挨我二大爷的揍。

应该说,习练武术往大了说可以保家

卫国、为国争光,从小了说可以强身健体、自卫护身。就拿我二大爷来说,虽然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庄稼人,但绝对是身怀绝技的武林中人。我二大爷年轻时,曾经在外地打工,有一次遇到一个持刀歹徒在行凶,来不及多想,二大爷当时凭着一身过硬本领见义勇为,赤手空拳、三拳两脚就制服了那个持刀歹徒,受到闻讯赶来的人民警察和在场围观的众多市民一致赞扬,为此还上过电视、登过报纸。每当提起这件事,我二大爷都不无自豪地说:“我这个来自武术之乡的练家子,也算为咱菏泽争光了。”

武术作为菏泽的一张靓丽的名片,早已美名传扬,英名远扬,相信未来依然会精彩纷呈,不断地发扬光大。



曹

凤

秋野芬芳
苗青摄

最最难忘

zuizuinanwang

西沙河,童年时的欢乐音符

魏建国

西沙河,坐落在郓城县城的西北面,河堤、河床和河底都是由细若面粉的沙粒组成,所以人们称之为西沙河。我常常会想起西沙河,那条贯穿了我的整个童年,给我带来了无穷乐趣的河。

在我的记忆里,西沙河河面宽阔,河水潺潺,无声流淌。有风的日子,碧波荡漾;无风的时候,鱼戏虾游,清澈见底。

我家就在西沙河的南面,小时候,登上我家西面的城墙,就能看到不远处一道长长的、高高的河堤。

春天来了,微风吹起,河面上一道道涟漪此起彼伏,就像一条条快乐的音符。那时候,每到雨季,往日平静的水面便会泛起了波澜,河水带着欢儿地流泻,流动的河水冲走了河道里的枯草树叶,也带来了成群的小鱼小虾。等到雨过天晴,河面便再次恢复平静。

直到夕阳西下,鸟儿归林,我们才从水里出来,收拾好东西,满载而归。第二天,把装有小鱼虾的罐头瓶拿给同学们炫耀,在同学们好奇的目光中,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记得那时候,一到夏天,我和小伙伴们就成了真正的“水孩子”,有时一整个下午都在水里泡着,直到最后脚丫子泡白了,也不舍得从水里出来。可见,童年时我对西沙河是多么的贪恋。那时,河里有很多小鱼虾,我和小伙伴们时常从家里带来几个罐头瓶子,在瓶子里面放上一些干馒头碎屑,然后在瓶子口处拴上麻绳,系上浮标,把罐头瓶放进水里,接着,我们便自顾自地玩了起来。

我们也没忘记“正事”,隔一段时间便会捞起瓶子,看瓶子里有没有小鱼小虾。把捉到的小鱼虾倒入事先备好的水桶里,我们就又去玩水了。

直到夕阳西下,鸟儿归林,我们才从水里出来,收拾好东西,满载而归。第二天,把装有小鱼虾的罐头瓶拿给同学们炫耀,在同学们好奇的目光中,自己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立秋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凉,我们就不敢轻易再下水了。等到桃园的桃子熟透了,河边又是另外一种景色。红红黄黄的星星点点点缀在枝头,映照在河面上。偶尔一阵风吹过,枝头微微颤,河面便像洒入了玛瑙一般闪烁。

秋季的西沙河没有夏季那么热闹,但也有着属于自己的韵味。在不能戏水的秋天,我们同样有着属于自己的乐趣。小伙伴们放学归来,并不急着回家,而是背着书包,跑到河岸边的红薯地里,扒出露头的红薯。在河堤上挖出一个洞,捡来草叶树枝在洞里烧起火来,等把洞烧得滚烫,把红薯放进去,用脚把洞踩塌,把红薯

焖起来。估摸着红薯差不多熟了,扒开热土,取出红薯,香味扑鼻。吃到嘴里,又香又甜,和整天吃的蒸红薯相比,味道真是好极了。

冬天的时候,河水凝固了,结成了厚厚的冰层。我和小伙伴们在冰面上玩冰车、抽“陀螺”、赛滑冰,脸蛋冻得通红。更有淘气的小伙伴,薅来岸边干枯的野草,在冰面上点燃,大家围在一起烤火。很快,麻木的双手变得痒痒的、暖暖的,那暖,那痒仿佛到了心底,至今回味无穷。

光阴流转,时光飞逝,当年的“小伙伴”如今已过知天命之年,双鬓斑白,儿孙绕膝。夜深人静时,我常常想起西沙河,想起童年的小伙伴,想起那些呆头呆脑的小鱼虾,想起那漆黑滚烫的红薯。内心深处关于西沙河的记忆,永远定格在了那个充满欢声笑语的年代。

涤尽瘟虫还净土 牡丹依旧绽奇香

菏泽战疫

尹正仁

谁持大帚扫烟岚?毒疫横行何以堪。
天使无私晨亮甲,后援有勇夜当关。

核酸剥茧争分秒,流调抽丝走南北。
若问花乡明日事,长空绽尽万重蓝。

英雄颂

袁玉军

立马横戈怒问天,缘何不把庶民怜!
疫魔有意祸人类,洪兽无情毁大千。

绿胄白衣彪正史,丹心碧血著鸿篇。
且将万丈长缨祭,缚得苍龙梦圆。

致抗击新冠肺炎者

魏运荣

桑梓瘟神突作威,空前灾厄折威严。
凄风苦雨黯颜色,闭户封门定律规。

星拱北辰民所向,肩挑日月志相随。
白衣圣手擎刀斧,热血丹心铸玉碑。

全民抗疫

白胜海

雨霁风高清气朗,刹间云卷鬼魔狂。
疫情便是冲锋令,天使欣披战装。

群众依遵井然序,党员佩戴爱心章。
待看丽日驱霾日,还我丹乡化阜乡。

临江仙·抗疫战纪实

薄慕周

新冠张牙舞爪,万千民众嘘唏。白衣天使系征衣。弃家飞火线,高举护民旗。

撑起方舱天地,风吹雨打难移。医神挥手病人稀。披肝沥胆处,筑起灭毒堤。

鹧鸪天·菏泽加油

汪其元

自古曹州云紫新,百年不遇却生瘟。悠悠白鹤去何处? 赏客之乡也染尘。
上前线,下农村。齐心协力送瘟神。催征战鼓英雄胆,盛夏亲情胜似春。

定风波·曹县抗疫感赋

刘颂军

役患惊心又逞狂,怒潮翻滚似钱塘。
百万军豪气壮,齐上。斗魔奋力战沙场。

八面驰援结密网,严挡。隔离管控铸铜墙。封路封城心向往,灭瘴古都奏凯诉衷肠。

满庭芳·菏泽抗疫

林湘

物燥蝉鸣,天干意乱,新冠肆虐曹城。军民一致,携手斗瘟情。日日核酸反复,可怜那白衣先行。日头下,淋漓汗水,浸透美娇容。

方舱平地起,争先奔赴,气势恢宏。个个似、沙场敢死精英。兄弟省中援助,拧成股、誓破冠营。佳期至,言欢把酒,醉卧小凉亭。

人间真情

renjianzhenqing

父母爱情

孙霞

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经常吵闹,令年少的我无比烦恼,常常暗自伤神,徒羡慕别人的一派祥和。

成年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独居异地,不清楚他们的相处模式。

现在观察下来,却去年轻的冲动与骄傲,老两口是感情越来越好,越来越有默契了,竟让我看出点相濡以沫的思想来。

爸爸妈妈都是本本分分的实在人,却不善于言辞。习惯了凡事用行动表达爱,记忆中几乎不曾用语言表达过。

每次做饭,妈妈都会按照爸爸喜欢的菜式和口味来做。旁观的我有时候会吃味,我成了透明人。没人征求我的意见,有意见也往往不被采纳,被忽视……

吃饭的时候,爸爸会一声不吭地把饭菜推到距离妈妈最近的地方,偶尔还会默不作声给她夹菜。夹完菜,又开始若无其事地自己吃自己的。

吃完饭,爸爸开始主动打扫卫生。有时是扫地,有时是刷锅刷碗,还会专门跑到楼下倒垃圾。当然,这些完全都是他自愿的,不需要妈妈安排。

又一次饭后,爸爸妈妈端坐在电视机前,看爸爸帮妈妈挑选的电影。眼瞅着爸爸开始切我喜爱的橙子,切好后顺手递给了妈妈。我,当然又被无视了。瞥到妈妈吃完了,爸爸一边悄悄起身,一边装作不经意的样子递给妈妈一张纸巾。妈妈笑眯眯得接过,也不吭声。期间,两人没说一句话,一系列动作的默契胜过千言万语。

我想,这一件件小事说的就是父母爱情吧。他们都在默默地为对方付出,诠释着他们那一代人的爱情。像小溪一样,悄无声息地流淌,却那么源远流长、细水长流。

或许,他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爱情,却比我们更懂得珍惜对方,爱护对方。妈妈会特意买爸爸喜欢吃的小零食悄悄放在他房间的茶几上,爸爸会主动给妈妈买一双双合脚的运动鞋;妈妈会在爸爸肚子疼的时候,立马去买止疼药,爸爸会在妈妈搞不定手机操作的时候,耐心教;妈妈会笑呵呵地说老头制造垃圾没关系,爸爸会拉着妈妈一起赏花,他讲她听;妈妈会在爸爸出门前为他准备好相宜的白开水,爸爸会在妈妈到家前精心准备好饭菜……

少年的时候,听着隔壁五岁吵闹,无数次忧心我的家支